

古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研究

宏伟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元、明、清三代, 蒙古族汉文作家队伍逐渐强大, 创作出了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其中, 诗歌始终占居主要地位, 表现了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究其发展状况, 元、明、清三代, 各有其特点。

关键词: 古代蒙古作家; 汉文诗歌; 民族特点

中图分类号: I52

文献标识码: A

十三世纪末, 从龙入关的一些蒙古族官吏、文人学习汉文化, 抄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 翻开了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首页。蒙古作家汉文创作, 历经元、明、清三代, 作家队伍逐渐强大, 创作出了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其中, 诗歌始终占居主要地位, 表现了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究其发展状况, 元、明、清三代, 各有其特点。

一、 元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公元 1260 年, 忽必烈即皇位, 至元元年 (1264) 将大蒙古国都成由和林迁至燕京 (即后来的大都)。至元八年 (1271), 将国号“大蒙古国”更改为“大元”。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 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积极借鉴了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 重用了汉族有识之士。与此同时, 他们还积极学习汉文, 吸收汉文化, 抄用汉文创作了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元代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可分为三大类, 即蒙古族帝王、贵胄世家子弟和科举出身的一些文人。由于他们入中原不久, 接触汉文文化的时间不长, 它们的诗歌作品孕育了浓厚的民族特点。

(一) 蒙古族帝王的汉文诗歌

从忽必烈到妥欢贴睦尔, 入主中原的蒙古皇帝共有十位。据文献记载, 四位皇帝有汉文诗歌作品, 即世祖忽必烈、顺帝妥欢贴睦尔和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等。

世祖忽必烈是入主中原的第一位蒙古皇帝。他早在 1251 年, 就被蒙哥汗派往漠南汉地, 接触到了汉文化。他的汉文诗仅有一首七律, 题为《陟玩春山纪兴》, 见于《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一, 诗曰: “时膺韶景陟兰峰, 不惮跻攀谒粹荣。花色映霞祥彩混, 炉烟拂雾瑞光重。雨沾琼干岩边竹, 风袭琴声岭际松。净刹玉毫瞻礼罢, 回程仙驾驭苍龙。” 诗中游览时序次第描绘眼前景致, 气魄宏大, 表现出了一代君主的情怀。文宗图贴睦尔的诗作现存四首, 即顾嗣立《元诗选》中收存的七律《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元诗纪事》中曰《自健康之京都途中作》)、七绝《望九华》和张豫章编纂的《宋金元明四朝诗》中被选入的七绝《青梅诗》、七律《登金山》等。《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一诗表达了图贴睦尔继承皇位的迫切心情。清人顾奎光评此诗曰: “真情本色, 不雕饰而饶诗意。赋早行者, 无以愈之, 结语尤见帝王气象。” [1] 《望九华》、《青梅诗》、《登金山》等诗中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自己君临天下之志和当时皇室家族的争夺皇位之争的历史真面目。惠宗妥欢贴木尔留存的汉文诗有两个, 即《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中被选录的《赠吴王》一诗和载于《榕阴新检》书中被选录的《御制诗》七绝二首。惠宗妥欢贴木尔之子爱猷识理达腊自幼居住京师, 接受了汉文化。宋濂《元史》载“诏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汉人文书, 以李好文为喻德, 归旸为赞善, 张冲为文学。” [2] 明代文人叶子奇《草木子》中载爱猷识理达腊汉文诗《新月》一首, 诗曰: “昨夜严陵失钓钩, 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 也有清光照九州。” 诗中孕育出了作者继承大业、统一天

下的欲望。叶子奇评曰：“真储君之诗也。”[3]蒙古族帝王的汉文诗歌表现了蒙古族汉文创作初始阶段的发展水平，同时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帝王的建立民族大业的豪迈情怀。

（二） 贵胄世家子弟的汉文诗歌

贵胄世家子弟是指武功起家、从龙入关、辅佐帝室的功臣及其子弟。其中有伯颜、郝天挺、童童、月鲁不花、笃列图等著名的汉文诗人。入住中原以后，他们均为显臣高爵。他们积极学习汉文化，用汉文创作出了豪迈奔放的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的诗

伯颜（1237—1295）是最早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他是“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事太祖，为八邻部左千户。祖阿剌，袭父职，兼断事官。”[4]至元十一年（1274），奉世祖忽必烈之命令，率领20万大军伐南宋。他在伐南宋的军旅中用汉文写出了气势雄浑的诗歌。据载，伯颜的汉文诗歌有《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鞭》和《过梅岭冈留题》等。伯颜丞相的诗高昂雄浑，表现出了北方游牧民族阔大豪放的性格，同时因为他是最早运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所以诗歌语言质朴通俗，明白晓畅，字句雕琢、典故运用较少。如《鞭》一诗描绘出了自己指挥20万大军的勃勃英姿，《克李家市新城》中把统率的才能、军队的雄威、征战的胜利及胜利后的喜悦心情描绘成一体，勾画出了一幅雄姿勃勃的南征速写华。与伯颜相比，郝天挺的诗歌较为成熟。郝天挺（1247—1313）是“朵鲁别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肃州，父和上拔都鲁，太宗、宪宗之世多著武功，为河东行省五路军民万户。”[5]郝天挺英爽刚直，受业于元好问之门，以勋臣子弟入朝，官为御史中丞。他有《麻姑山》七律、《寄李道复平章》五律等两首诗，清闲典雅，寓意深奥。童童是成吉思汗十大功臣之一速不台之曾孙。其祖父兀良合台和父阿术均为元廷功臣。童童工诗善曲，汉文诗现存有三首，即《元诗选癸集》中被选入的七绝《荥阳古槐》、七律《题王子晋》、《奉旨祀桐柏山》等。月鲁不花是蒙古逊都思氏，幼随父脱帖穆耳戍越（今浙江），“生而容貌魁伟，咸以令器期之。未冠，父脱帖穆尔以千户职戍越，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粲然成章。就试江浙乡闾，中其选，居右榜第一。……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6]月鲁不花自幼从韩性学，下笔成章，在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少有几个有诗集的作家之一。诗集名曰《芝轩集》，《元诗选》三集中收录其中的十一首，其余的已散失，未传于世。《元诗选》中收录的十一首中的九首是与宁波定水寺见心禅师酬唱之作。诗超脱空灵，充满仙家气派。诗中的景物描写，有的大笔勾勒，雄浑气魄，有的精雕细刻，幽美蕴藉。这标志着蒙古族汉文诗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笃列图即为月鲁不花之弟。宁波定水寺见心禅师的《澹游集》收其《蒲庵为见心禅师题》等四首诗，与其兄月鲁不花相同，都是与见心禅师酬唱之作。

元代蒙古族贵胄世家子弟的汉文诗歌，从伯颜丞相的粗狂豪放的诗歌到月鲁不花等的幽美蕴藉的诗歌，逐渐发展成熟，奠定了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诗歌的扎实的基础。

（三） 科举出身的一些文人汉文诗歌

元代科举制度时开时停，兴废无常，但在宏观上大大促进汉文化在蒙古人中普及。元代科举制度，元太宗窝阔台是初具雏形，仁宗时正式开科。“其考试程式为，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500字以上。诏书还明文规定，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流官子孙荫叙，并依旧制，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科举程式本身要求蒙古子弟须具备相当的汉语言文化基础方能入闱一试。……元代科举分三级进行，曰乡试、会试、殿试。在全国设乡试考场17处，录取额数规定为：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会试取合格者100人，各25人。有元一代科举自延二年（1315）乙卯开科，至惠宗至正二十六年（1366）丙午科，共举行16次，取状元32名，进士1100余名。就蒙古士子而论，其赴乡试的人数切不计，仅通过乡试合格而赴会试者就已接近1000名，进士及第出身者100名。”[7]其中，有文学创作的蒙古族作者近十名，如萨都刺、泰不华、拜住、月鲁不花、笃列图、童童、答禄与权、察偃、亦速台、笃列图等。其中萨都刺有诗集《雁门集》，泰不华有诗集《顾北集》。萨都刺、泰不华等的诗歌创作不仅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中，而且在整个元代诗坛都占有重要地位。

萨都刺是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元代诗坛上的巨匠。有诗集《雁门集》，共收 798 首诗。萨都刺生活于战乱频繁、官场黑暗的元代中后期。他的诗歌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情百姓疾苦，被誉为“诗史”。如其《女谣》一诗中描写了大灾之年，百姓卖儿卖女，流离他乡的凄惨景象，指责了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的罪恶。《漫兴》、《织女图》、《大同驿》、《早发黄河即事》等诗也从不中角度描写了天灾人祸、国困民穷的现实。除此之外，萨都刺的不少诗毫不留情地描写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如《寒夜闻角》、《卧病书怀》等诗反映了致和元年（1328）的政治巨变。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枢密院事燕帖木儿立文宗于大都，左丞相倒刺沙立太子阿速吉八于上都，形成了两个政治的对立。双方在居庸关、潼关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萨都刺在诗中对战争表示了厌恶情绪。另外，《雁门集》中还有大量的山水诗和与亲朋好友酬唱之作。萨都刺的诗雄浑豪放，充分表现出了蒙古族独具的民族特点。干文传云：“其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开，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婵也。”^[8]泰不华是元代诗坛上的另一位杰出的蒙古族诗人。《寒厅诗话》中曰：“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辈出。贯酸斋、马石田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马易之、达兼善、余廷心诸公，并逞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异代所无也。”^[9]泰不华蒙古伯牙吾台氏，世居白野山（今内蒙古境内），仁宗八年（1321）廷试右榜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他工诗善书，诗集有《顾北集》，共收 24 首诗，载于顾嗣立《元诗选》三集。泰不华作为与萨都刺同时代诗人，诗歌中也揭露官场黑暗，流露了隐逸思想。如《寄条子中》、《卫将军玉印歌》等诗反映了元代中后期蒙古贵族宗王之间的争夺帝位，相互拥兵攻伐的战乱情况。还有不少的田园诗和山水诗，气势雄浑，出语豪放，表现出了雄厚的民族特色。元代除萨都刺、泰不华之外，元代科举出身的著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还有拜住、笃列图、童童、答禄与权、察伋、亦速台等，他们的汉文诗歌与萨都刺、泰不华的诗歌相同充分表现出雄浑豪放的民族特色的同时，有力证明了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较高水平。

综上所述，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诗歌创作，始于帝王、贵胄世家子弟的汉文诗歌创作，到科举出身的诗人，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了整个元代诗坛上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诗中表现出来的蒙古族帝王的君临天下的雄心、贵胄世家子弟和科举出身的诗人的雄浑豪放的诗歌风格融为一体，形成了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蒙古族诗歌的浓厚的民族特点。

二、 明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公元 1368 年，朱元璋攻陷元大都，惠宗妥欢贴木尔率皇室退至开平，随后元昭宗又退至和林。自此，明朝统治中原，蒙古人在漠北建立北元朝，南北对峙，在长达 270 余年间兵戈相见。这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蒙汉文化交流。同时，明朝对滞留内地而未及北返的蒙古人推行强迫同化政策，因此滞留中原的一些蒙古人隐姓埋名，虽有一些汉文创作，但难以考证他们的族属、籍贯等。《清稗类钞》中载：“盖元季之乱，蒙古色目诸族专涉流亡，其存者皆冒用汉姓。如：福建之萨，萨都刺之后也；江西之揭，揭傒斯之后也；江南之廉，廉希宪之后也。”^[10]流寓于中原的蒙古人及他们的后裔中，共诗善文的才华之士由于明廷的民族歧视与压迫，难以展示才华。故元代中后期，刚刚进入成熟阶段的蒙古族作家汉文诗歌创作陷入低潮。在整个明朝，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蒙古族作家不到十人，甚至有诗歌创作的蒙古作家极有少数。据考证，目前能肯定的蒙古族汉文诗人有答禄与权和苏祐及其子孙等。

答禄与权是以蒙古世家子弟的公开身份入朝，凭自己的才华供职翰苑的蒙古族诗人，“字道夫，乃蛮人，至正壬午登进士第，迁监书博士、太子文学。”^[11]答禄与权官至御史，工文善诗。关于他的汉文著述，《文渊阁书目》中载：“答禄与权文集，一部五册，完全。”^[12]《千顷堂书目》中载：“答禄与权文集，十卷。蒙古人。……吴人黄省曾序其集传之。”^[13]《明诗纪事》中载：“余观道夫题咏，自署洛上翁，则著籍永宁明矣。《道夫集》十卷，著录于《明史》艺文志及《千顷堂书目》，今罕传本。”^[14]答禄与权文集及《道夫集》，另有《归有集》十卷，尚未传于世。现存汉文诗有《杂诗》四十七首、《偶成》四首、《澹游集》中被收录的五绝《题见心禅师天香室》和《明诗纪事》中被收录的两首诗。除了答禄与权以外，明代有汉文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就是苏祐及其子孙等。《曹州府志》中有关于山东濮州苏氏的记载，云：“濮州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至兵部侍郎祐始以进

士起家，官总制，以诗文名海内。其祠堂藏有始祖某所用铁槊重百斤，今尚存。”^[14]苏祐明正德八年（1513）癸酉科举人，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进士，官广东道御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苏祐诗集有《三巡集》一卷、《谷原诗集》八卷、《谷原诗草续集》、《苏督抚集》等。《三巡集》为一卷285首，明嘉靖刻本，所收诗以作者任职地点次第排序。《谷原诗集》为八卷四册910首诗，明刻本，所收诗以诗歌体裁分卷。《谷原诗草续集》一函一册，明隆庆年间课本，收诗217首。《苏督抚集》一卷一百多首诗，由无锡俞宪据苏祐舍弟所贻诗人的全集删辑而成，被选入《盛明百家诗》中。苏祐之诗雄浑精炼，继承了元代以来伯颜丞相、萨都刺的雄浑豪放的风格。如《塞上杂歌》一诗云：“弓落旄头满月开，旗翻豹尾拥云来。寻常休羨胡尘远，十万横行瀚海边。”苏濂是苏祐之长子，有诗集《伯子集》十三卷。苏澹是苏祐之次子，嘉靖二十八年（1549）举人，“六七岁，随其父宦吴。渡江，能为赋二联；登虎丘，能为诗四句。”^[15]有诗集《苏仲子集》。苏潢，苏祐第三子，官至河南布政司事，亦善诗，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和朱彝尊《明诗综》中收其数首诗。苏之苏濂之子，亦能诗，诗收于明李北山的《齐鲁集》中。

明代，只有答禄与权和苏祐及其子孙等诗人进行诗歌创作，但他们用词精炼，风格雄厚，表现出了蒙古族诗人的汉文诗歌作品的成熟和精炼。如明代诗坛知名人士崔铣评苏祐诗曰：“夫其识典礼，怀羁旅，标宇治，敦友情，正官常，达民意，若是者，诗之实也，苏子可言诗矣。诗者，文之精。本情发志，贵正而和；假物中肯，贵切而远；托讽寓谏，贵婉而明；陈器叙事，贵要而统，若是者，诗之则也，苏子咸中焉。”^[16]

三、清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廷对蒙古族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把漠南、漠北蒙古族分为“八旗蒙古”、“内属蒙古”、“外藩蒙古”三个部分。清廷禁止蒙古族旗与旗之间的交往的同时，又禁止了蒙古人学习汉文汉语。《理藩部则例》规定：“内外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公吉、塔布囊以及蒙古官员、闲散人等遇有公文禀牒等不得擅用汉文，违者照违制例科罪。”蒙古人“生子命名均应取满洲、蒙古字义，不得辄用汉字汉义，违者以违制论。”^[17]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性。但从宏观角度看，1636年，女真皇太极率兵南下，推翻明朝的统治，大清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封建割据局面，继元朝之后又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统一。这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而推动了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发展。清代，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名家辈出，作家队伍实力雄厚，诗文集卷帙浩繁，这使在明代陷入低潮的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再次进入了高潮。甚至从另一个角度说，清廷对蒙古人的一些政策是有利于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如清廷的科举制度、封授爵职及联姻婚娶等策略。清代科举制度广于元代。清廷决定蒙古八旗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八旗子弟大多生于汉地，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他们以科举入仕，同时用汉文创作了精品卓著，如梦麟、博明、和瑛、松筠、法式善、托浑布、柏葭等。封爵制度是清廷对归附的蒙古上层人物按其部落大小、人口多少、势力强弱和归顺态度给予封赐爵位官职的一种制度。目的是使这些受到封赐的蒙古上层人物死心塌地地为满族朝廷服务。受到清廷恩赐的各部蒙古王公在京城都有其住宅，而且定期入京住宿。一些王公在京城时常与汉族文人来往，不断提高汉文水平，品诗赏画，甚至用汉文创作独具一格的诗歌作品，如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旺都特那木吉勒汉文诗文集有《如许斋公余集》二卷、《如许斋公余集续编》、《窗课存稿》等；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汉文诗集有《夔庵诗词集稿》和《竹友斋诗集》等。除了封授爵职制度以外，清廷对蒙古族各部王公施行了联姻婚娶制度，满清帝王娶蒙古各部王公的公主为后妃，并将宗室公主、格格下嫁蒙古王公子弟。这些嫁到满清帝王的有些蒙古公主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抒情对蒙古草原的思念之情，对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增添特殊的一页。这些女诗人有孝庄文皇后、那逊兰保、博尔济吉特氏等。

清代，在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大环境中，蒙汉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蒙古作家汉文创作不断发展，使于明代陷入低潮的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再次进入高潮，创作出卷帙浩繁的诗文作品。其中，诗歌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了其发展水平。纵观清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可以分清初期、中期、末期三个阶段来进行搜集研究。

（一）清代初期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朝的九十年间，蒙古作家诗歌创作还处于初创阶段。清初，满清统治刚刚在中原落下脚，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清廷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禁止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甚至禁止蒙古人学习汉文汉语。在这期间，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有色冷、牧可登、奈曼、保安等几个人。他们均为科举出身，从小受到汉文化教育，他们所创作出的诗歌作品字句精练，内容丰富，风格豪放高昂，表现出了蒙古族雄浑豪放的性格。

色冷为顺治乙未（1655）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喜好诗文，善于吟咏。铁保《熙朝雅颂集》卷一中收其《秋兴》、《题春山欲雨图》两首诗。奈曼是雍正丁未（1727）进士，官至副都统。他“治事有决断，识见甚超，故诗桌 倜傥，一往瑰奇，自是文坛小骁将。”[18]铁保《熙朝雅颂集》卷四十中收其《壬子二月赴军营作》、《途中次韵》等八首诗。奈曼之诗多描写边防军旅情景，尤其描写蒙古草原的诗歌雄浑豪迈、昂扬向上；一些感怀之诗表现作者思念亲人、故土之情，淡淡幽思，但愁思中透出豪放，表现出雄厚的民族特色。保安是雍正己酉（1729）举人。关于保安生平记载的文献极少，但从他是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多在军旅中度过，晚年穷困潦倒，处境凄惨。其诗歌流传于世的只有《送友》一诗，被选入铁保《熙朝雅颂集》卷三十九，传于世。此诗为作者老之时的作品，反映了军旅生活和自己艰难的处境。诗流露出了虽老雄心仍在的思想感情，充满豪放气概。牧可登是雍正癸卯（1723）进士，官至刑部侍郎。铁保《熙朝雅颂集》卷三十九收其五言长律《圣主躬耕藉田诗》。诗中铺陈排比，渲染气氛，语言精练，格律严谨，表现出了清代初期蒙古族汉文诗人的成熟的汉语水平和较高的艺术素质。

清代初期蒙古作家汉文诗，虽然数量少，题材不够广泛，大多描写边疆军旅生活或抒情个人情怀。但这些诗作品语言精练，内容蕴藉，风格雄浑豪放，充分表现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点的同时，对清代中后期的汉文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二）清代中叶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出现了“乾嘉盛世”，清朝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顶点。在诗歌创作方面，流派纷呈，诗学理论百家争鸣，是集古典诗学大成期。其中王士禛所创导的“神韵说”、沈德潜所创导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最有影响。他们各举其帜，创作出了卷帙浩繁的诗歌文集。在百家争鸣、名流辈出的年代里，涌现出了一批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他们的队伍庞大，著作丰硕。据考证，迄今为止，发现有诗集的诗人就有十余人。如国栋的《时斋偶存诗草》一卷、博明的《西斋诗辑逸》三卷、《西斋诗草》一册、梦麟的《梦喜堂诗》、《燕喜堂诗》六卷、《嵩云集》四卷、《大谷山堂集》六卷、博卿额的《博虚宥诗草》三卷、高贵的《邮囊存略》、白衣保的《鹤亭诗抄》四卷、和瑛的《易简斋诗钞》四卷、《太庵诗稿》九卷、《风雅正音》六册、法式善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二十四卷、《存素堂诗二集》八卷、《存素堂诗稿》（又名《诗龕咏物诗》）二卷、《存素堂诗帖诗》一卷、《诗龕诗稿》一卷、《诗龕声闻集》五卷、《法诗龕罗两峰西涯诗画册》一册、松筠的《绶服纪略图诗》一卷、《西招纪行诗》一卷、《秋阅吟》一卷、景文的《抱筠亭集》一卷、佛喜《友莲堂集》一卷、熙春的《友莲堂合璧诗存》、文孚的《秋潭相国诗存》部分卷、柏菱的《薛簾吟馆钞存》十卷、托浑布的《瑞榴堂集》四卷等等。其中，有些作家在乾嘉诗坛上较有名气，如梦麟、博明、松筠、法式善、和瑛、托浑布等。

梦麟“弱冠而登进士入翰林”，年仅 18 岁就中进士，是有清一代科举史上最年轻的进士之一。又是在清代第一位驰名文坛的蒙古族汉文诗人。他才华横溢，“自少以能诗名，后益浸淫于汉魏六朝暨唐宋元明各大家，消闲清远之旨与感激豪宕之气并发于行墨，四方才俊揽其所作无不变色却步。”[19]其诗歌作品主要是反映百姓疾苦、抒情个人情怀、描写北国风光及军旅生活，激楚苍凉，驰骤豪荡，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时人沈德潜评其诗曰：“志高格正，乐府胚胎汉人；五言咀含选体，即降格亦近王、韦；七言驰骤豪荡宗太白，沉郁顿挫宗少陵，离奇环伟宗昌黎。”[20]博明是为精通蒙、汉、满、藏文的蒙古族诗人。他“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其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骑射、翻译国书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藏）诸字母，无不贯穿娴习。”[21]（清）翁方纲：《西斋杂著两种》序。其《西斋诗辑逸》和《西斋诗草》中的诗歌直率坦露，充实纯熟，表现了清代中叶蒙古族汉文诗人较高的艺术素质。而松筠、和瑛是清乾隆嘉庆期间的封疆大吏，又是

蒙古族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们驻疆多年，其间用汉文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边疆人民生活习俗、社会政治、山川风物的诗歌作品。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描写民族地区的历史事件、政治风云、山川草木、生活习俗、民生疾苦，富有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和瑛的《易简斋诗钞》以创作先后排序，描写西藏、新疆的自然风光、文物建筑、民俗习惯、百姓生活，有些运用“鄂博”等蒙古语，更加加深了民族特色。法式善是蜚声于乾嘉文坛的文学家。其文学著作卷帙浩繁、门类众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中《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存素堂诗稿》、《存素堂诗帖诗》、《诗龕诗稿》、《诗龕声闻集》、《法诗龕罗两峰西涯诗画册》等诗集收集了作者不同时期创作的3000多首诗歌作品。他的诗歌以“性情”为主，“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沿前人，及描摹名家、大家，……又可别树一帜。”^[22]托浑布的诗集有《瑞榴堂集》，按年编排，“义本敦厚，语必清新。”^[23]清代中期的这些蒙古族汉文诗人大多都生长在中原地区，通过科举考试入廷作官。他们从小接触和学习的是汉文化，一生与汉族文人名士过从甚密，所以他们的诗歌作品与同时代的汉族诗人的诗作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梦麟的诗豪放雄浑，继承元代以来蒙古族诗人汉文诗作品的雄浑宽广的特点，而和瑛、松筠的描写蒙古自然风光的诗歌孕育着浓厚的恋土之亲情，表现出了亲切的民族心理，尤其和瑛的一些诗选用有些蒙古语，加深了作者热恋故土、母语民族心理。从而使这些蒙古族作家的汉文诗歌与同时代汉族诗人的诗歌分别开来，别具一格，具有的民族特点的同时，为清末民国初的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清末民国初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末年间，清廷对蒙汉交流的种种限制松弛。清初至清中叶，清廷限制汉人进入蒙古地区，又限制蒙古人学习汉文化、进入中原和蒙汉通婚。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种种限制逐渐松弛，大批的内地汉族农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出现了蒙汉杂居，蒙古人学习汉文字、汉文化，为蒙汉文化交流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清末民初，蒙古作家汉文诗歌创作更加繁荣发展，作家队伍空前扩大，诗文著作硕果累累，名著力作辈出，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已达到50余人，诗集有100余部。如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十四卷、瑞常的《如舟吟馆诗抄》一策、花沙纳的《韵学斋小草》、《出塞杂咏》一卷、《东使吟草》一卷、《洪园吟草》、壁昌的《壁参帅诗稿》、布彦的《听秋阁诗抄》一卷、桂懋的《德山诗录》、博尔济吉特氏的《北归草》、谦福的《桐华竹实之轩梅花酬唱集》、《桐华竹实之轩诗抄》一卷、瑞庆的《乐琴书屋诗稿》四卷、《乐琴书屋诗集》、盛元的《怡园诗抄》、来秀的《扫叶亭咏史诗集》四卷、清瑞的《江上草堂诗集》二卷、夔清的《养拙书屋诗选》二卷、柏春的《今园诗抄》十卷、锡缜的《退复轩诗》四卷、恭钊的《酒五经吟馆诗草》二卷、《酒五经吟馆诗余草》一卷、那逊兰保的《芸香馆遗诗》二卷、梁承光的《淡集斋诗钞》、铁祺的《寿卿诗抄》、延清的《巴里客余生草》六卷、《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三卷、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如许斋公余集》二卷、贡桑诺尔布的《夔庵诗词集稿》、《竹友斋诗集》、三多的《可园诗钞》六卷等等。

其中，花沙纳的《出塞杂咏》、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如许斋公余集》等是民族特点浓厚的诗集。这些诗集中的诗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蒙古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民生活、民俗习惯、地理历史，蕴涵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对蒙古族汉文诗歌奉献了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的诗篇。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中的《西望》、《晓发登吉乌苏用景佩珂学士诗韵》等诗描写了辽阔的蒙古草原、牛羊、绿草、鲜花，写到“闲花蔽野燕脂染，细草沿途马蹄侵。羊散满坡谁点缀，见人惊起下遥岑。”“赤城地接三汗近，碧落天围四野低。点缀坡前羊遍放，奔驰道上马频嘶。”诗中满腔热忱，充满爱心，具有了浓厚的民族特点。

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也是清末民初汉文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三多的《可园诗钞》等诗集中的诗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被侵略的历史。如《庚子都门纪事诗》反映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的历史现实，被称为“诗史”。诗集中的《纪事杂诗》、《都门杂咏》、《纪事杂诗二十首》是代表作。诗中描写侵略者狂轰滥炸，“夜半炮声起，听之必骇然。无屋不掀破，有垣皆洞穿。”城破后“穿搜遍城杜，遇者何曾饶？衣并积尸委，杵随流血漂。”（《纪事杂诗》）侵略者还大肆掠夺京城财宝，“金穴铜山外，难穷府库财。一朝楂客至，搜括厌装回。”真实而形象地描画了侵略者的可恶的罪脸。三多的《可园诗钞》中诗歌

大多也是反映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的诗篇。如《纪变·五月二十三日》诗描写了八国联军侵入京城，京城变成战场，人民惨遭屠戮的情景，诗中写到“奇算空前古，神京作战场。中西赌一掷，家国听双亡。轻敌韩苏谬，谈元王谢狂。诸公生应运，从此或垂裳。”“满空飞弹雨，性命等鸿毛。个个颜蒙甲，人人手带刀。贪天功尚在，背云陈休逃。南望中兴将，勤王振羽旄。”诗痛斥侵略者的罪行，同时赞扬了蒙颜带刀的反侵略者。《西望行在敬赋·十三日》、《感时》、《回京书慨》等诗同样都描写了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历史事件。三多的《可园诗钞》和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表现了清末民初蒙古族汉文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

古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历经元、明、清三代，逐渐发展成熟，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蒙古族古代文学都贡献了宝贵的诗歌遗产。

参考文献

- [1] (清) 顾奎光. 元诗选 [M]. 卷一: 文宗,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2] (明) 宋濂. 元史 [M]. 卷四十一, 本纪第四十一, 顺帝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 (明) 叶子奇. 草木子 [M]. 卷四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4] (明) 宋濂. 元史 [M]. 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伯颜本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5] (明) 宋濂. 元史 [M]. 卷一百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一, 本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6] (明) 宋濂. 元史 [M]. 卷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二, 月鲁不花本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7] 白特木尔巴根. 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2. 33.
- [8] 千文传. 雁门集序 [M]. 清嘉庆十二年 (1807) 刊本.
- [9] 顾嗣立. 寒厅诗话 [M].
- [10] 徐珂. 清稗类钞 [M]. “姓名稗类”,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1] (明) 来复. 澹游集 [M]. 卷上, 北京图书馆明抄本.
- [12] (明) 杨士奇. 文渊阁书目 [M]. 卷九, 据《丛书集成初编本》.
- [13] (清)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14] (清) 陈田. 明诗纪事 [M]. 卷四, 光绪间陈氏听诗斋刊本.
- [15] (清) 周尚质. (乾隆) 曹州府志 [M]. 卷二十二, 杂志, 天津图书馆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 [16] (清)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M]. 丁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 [17] (明) 崔铎. 明崔文敏公洹词 [M]. 卷十一,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补镌本.
- [18] (清) 理藩部修, 杨选第, 金峰校注. 理藩部则例. 卷五十三, 《违禁》,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
- [19] (清) 法式善. 梧门诗话 [M]. 台湾: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稿本百种汇刊》, 第七十七种.
- [20] (清) 王昶. 春融堂集 [M]. 卷五十二: 《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
- [21] (清) 梦麟. 大谷山堂集 [M]. 沈德潜序, 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 [22] (清) 洪亮吉. 《存素堂诗初集》序 [M]. 清刻本.
- [23] (清) 林则徐. 《瑞榴堂集》序 [M]. 道光十八年刻本.

Research on the poems of ancient Mongolian writers who wrote in chinese

HONG We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Yuan, Ming, Qing Dynasties, the ranks of Mongolian writers who wrote in Chinese were gradually getting stronger and created vast and numerous literary works. The poems had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and showed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Mongolian writers who wrote in chinese. Through research, we found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poems of Yuan, Ming, Qing Dynasties had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ncient Mongolian writers; Chinese poem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 2005-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01BZW046);

作者简介: 宏伟 (1975-),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集刊》编辑,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蒙古族文论研究。